

青少年读本

海底两万里

[法] 儒勒·凡尔纳 著 张竝 译



青少年读本

海底两万里

【法】儒勒·凡尔纳 著 张竝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底两万里：青少年读本 / (法) 儒勒·凡尔纳著；
张竝译. -- 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7.6
ISBN 978-7-201-11764-5

I. ①海… II. ①儒… ②张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
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08753号

海底两万里：青少年读本

HAIDI LIANGWAN LI: QINGSHAONIAN DUBEN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 300051
邮 购 电 话 022-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 子 信 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张 璐
特约编辑 赵子源
产品经理 王 敏
装帧设计 谈 天

制 版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发 行 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× 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0
印 数 1-15,000
字 数 240千字
版 次 印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目录

CATALOGUE

第一部分

LA PREMIÈRE PARTIE

- 001 神秘莫测的暗礁
- 005 赞成与反对
- 009 悉听尊便
- 014 内德·兰德
- 020 茫无目的
- 025 全速前进
- 033 来历不明的鲸鱼
- 039 动中之动
- 046 内德·兰德的怒火
- 052 海洋人
- 059 “鹦鹉螺”号
- 064 万物皆用电
- 070 几组数字
- 076 黑流
- 084 来函邀请
- 091 平原散步
- 095 海底森林
- 100 太平洋底四千里
- 105 瓦尼科洛群岛
- 112 托雷斯海峡
- 119 陆上数日
- 128 尼莫船长的闪电
- 138 梦魇
- 144 珊瑚王国

第二部分

LA DEUXIÈME PARTIE

- 149 印度洋
- 154 尼莫船长的新建议
- 162 一颗价值千万的珍珠
- 170 红海
- 178 阿拉伯隧道
- 186 希腊群岛
- 195 地中海四十八小时
- 198 维戈湾
- 206 消失的大陆
- 212 海底煤矿
- 219 马尾藻海
- 224 抹香鲸和长须鲸
- 234 大浮冰
- 243 南极
- 250 事故还是插曲
- 257 缺氧
- 266 从合恩角到亚马逊河
- 271 章鱼
- 280 墨西哥湾暖流
- 289 北纬47° 24', 西经17° 28'
- 293 大屠杀
- 301 尼莫船长的遗言
- 307 尾声

1866年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，难以解释、令人困惑，想必没人会忘得了它。有关这事的传闻使港口内的人心神不宁，令内陆腹地的舆论兴奋莫名，更是让海上讨生活的人殊难平静。欧美大陆的生意人、船东、海军的艇长、小商船的船长、船老大、各国海军军官，还有两大洲的各国政府，都极为关注此事。

确实，一段时间以来，好几艘船都遇见了“一个庞然大物”，那东西呈长长的纺锤状，有时还会磷光闪闪，要比一头鲸鱼庞大得多，也迅捷得多。

事实上，1866年7月20日，加尔各答布尔纳什海运公司的“希金森总督”号轮船就撞见了这个移动的庞然大物，那是在澳大利亚海岸以东五海里的地方。贝克船长先是以为撞上了一块未知的暗礁；他刚想测定它的精确方位，就看见两根水柱从那个奇怪的物体里猛地喷射而出，嗖嗖嗖地射入五十米的高空。因此，除非暗礁上有间歇泉，否则“希金森总督”号碰到的肯定是未知的海洋哺乳生物，这种野兽能从鼻孔中喷射混合了空气与蒸汽的水柱。

这一年的7月23日，太平洋上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，这次是西印度洋与太平洋海运公司的“哥伦布”号。可见，这头庞大无比的鲸类可以极快的速度从一地前往另一地，因为仅仅相隔三日，“希金森总督”号和“哥伦布”号就在相距七百多海里的两个不同海域看到它。

十五天后，在两千海里远的地方，国民公司的“海尔微”号和皇

家邮政局的“香农”号在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大西洋上擦肩而过，分别在北纬 $42^{\circ}15'$ 和东经 $60^{\circ}35'$ 发现了这头怪物。从这次观察所见，可以估算出这头哺乳野兽的长度至少达三百五十英尺（一英尺相当于三十点五厘米），因为“香农”号和“海尔微”号要比它小，虽然它们从船首到船尾也长达一百米。可是，经常往来于阿留申群岛，也就是库拉马克岛和翁古里克岛海域的鲸鱼，哪怕再大，长度也从没超过五十六米，可就算达到这个长度，也差得远着呢。

这样的报告接二连三地传来：横渡大西洋的“佩雷尔”号有过几次新发现；跑伊斯曼航线的“埃特纳火山”号与那头怪物擦身而过；法国护卫舰“诺曼底”号军官的记录；“克莱德爵士”号上，舰队司令弗里茨·詹姆斯的参谋部推出的一份精确的方位测定报告。

“怪物问题”使人精神为之一振。信奉科学的记者与信奉才智的记者鏖战正酣，笔墨乱飞；甚至还有人大打出手，因海蛇这件事而发展到互挖老底、人身攻击。

1867年最初几个月，这个问题似乎消停了下来，不会再有人去旧事重提了，可这时却偏偏又有新的情况出现在了公众视野当中。看来，这次不再是什么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了，而是一个亟待避免的切切实实的威胁。

1867年3月5日夜，蒙特利尔海洋公司的“摩拉维亚”号驶入纬度 $27^{\circ}30'$ 、经度 $72^{\circ}15'$ 的地带，右舷尾部撞上了一块岩石。幸好，凭借着风力和四百马力的动力，这艘船还能以十三节的速度向前行驶。毫无疑问，若非船壳品质过硬，裂开豁口的“摩拉维亚”号绝对会使从加拿大返程的两百三十七名乘客葬身鱼腹。

事故发生于凌晨五点，晨曦微露。值班军官冲向了船尾，一丝不苟地察看着海面。什么都没看到，只有相距三链（链为旧时海洋距离计量的单位，一链等于十分之一海里，合一百八十五米。）的地方有

一道强劲的逆流碎裂了，犹如水面遭到了猛烈的捶打。精确测定方位后，“摩拉维亚”号在没有明显海损的情况下又继续上路了。它是撞到了海底岩石，还是沉船上的漂浮物？谁也不知道，但在船坞检查船体底部时，发现部分龙骨已经断裂。

情况虽然相当严重，但如果不是三星期后又发生了同类事故，这事也许就会被人遗忘。鉴于被撞船只的船籍所在国，以及船运公司的良好声望，这件新发生的事故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

没人敢忽视英国大名鼎鼎的船东卡纳德的名号。卡纳德是个精明强干的实业家，1840年在利物浦和哈利法克斯之间创建了邮政服务系统，配备了三艘木船和外轮驱动船，各四百马力，吨位达一千一百六十二吨。到1867年，公司已拥有十二艘船，其中八艘外轮驱动船，四艘螺旋桨驱动船。

二十六年来，卡纳德的船队横渡大西洋达两千次，没取消过一次航行，没一次延误，没丢失过一封信，没损失过一个人、一艘船。因此，虽然法国的竞争相当激烈，但乘客们仍然对卡纳德航运情有独钟，这一点从近年来官方的统计资料中就可见一斑。因此，这么优质的轮船竟然发生了事故，引得一片哗然，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。

1867年4月13日，海面平静，海风祥和，“斯科舍”号现身于经度 $15^{\circ} 12'$ 、纬度 $45^{\circ} 37'$ 处。它在一千马力的驱动下，以十三点四三节的速度行驶。明轮轮桨颇有节奏地敲击着海面。吃水深度为六点七米，排水量为六千六百二十四立方米。

下午四点十七分，大厅里乘客的酒会方兴未艾，“斯科舍”号的船壳受到了撞击，但几乎感受不到，撞击处在船艏，左舷轮后部稍远处。“斯科舍”号并未撞上他物，确切地说，它是遭到了尖锐锋利之物，而非重物的冲撞。碰撞极轻微，若非听闻货舱管理员冲至甲板上的高喊“船要沉了！船要沉了！”，待在船舷边的人定然不致惊慌。

起先，乘客们惊惶悚惧，但安德森船长匆忙安抚了他们，因为并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危险。由密封板隔成七间船舱的“斯科舍”号定能劈波斩浪，安然无恙。

安德森船长立刻前往货舱。他发现第五间货舱已有海水没入，从海水侵入的速度可证明水流很急。万幸的是，这间货舱里没有锅炉，否则炉火很快就会被扑灭。

安德森船长立刻命人将缺口堵上，一名水手跳入水中寻找受损之处。没多久，他就发现汽船水下的船壳有一个宽达两米的口子。这样的水流是无法堵住的，轮桨半淹的“斯科舍”号必须拖着病躯继续航行。当时距朗角还有三百海里，在延误了三天，也让利物浦担惊受怕了三天之后，船终于驶入军团内港。

机械师们于是就去看了停泊在干坞里的“斯科舍”号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吃水线下方两点五米处敞开了一道极有规则的裂口，形如等腰三角形。钢板的断口极为平整，绝不可能是由猛烈撞击形成的。因而，造成此种裂口的锐利的工具定然由罕见的淬火方式制作而成，用极大的力度击穿四厘米厚的钢板之后，该工具又自行撤回，此种做法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

最近发生的这件事又让舆论沸腾起来。因为自此，没有明确理由的海难都被归结到了那个怪物身上，这头奇幻的野兽得为所有的沉船事故负责。不幸的是，这数字极为可观，因为三千艘船只中，每年由必维集团记录在案的失事船只，无论是汽船还是帆船，只要音信杳无即被判定连人带物沉没，这样的数目竟不少于两百艘！

可是，无论妥当与否，“怪物”仍成了船只失事的罪魁祸首，正是因为它，各大洲之间的交通才愈发危险重重，公众断然要求，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这头可怕的鲸类怪物从海洋中清除出去。

赞成与反对

LE POUR ET LE CONTRE

发生这些事件之时，我刚从美国荒山恶水的内布拉斯加州科学考察归来。我对当下的热门话题了如指掌，怎会不了解此事？毕竟我会再三翻阅美国和欧洲所有最新潮的报纸。这个谜让我来了兴致。由于尚无定论，我也在正反两方之间举棋不定。但确有事情发生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，怀疑派已受邀前去亲眼看一看“斯科舍”号的伤疤。

我到纽约之时，该话题正甚嚣尘上。支持浮岛和难以察觉的暗礁这两种假设的是些才智平平之辈，故而遭断然摒弃。因为，除非这暗礁是一台藏于鱼腹内的机器，否则怎么可能移动得如此迅捷？同样被否定的还有浮动的船壳、庞大的沉船这些假设，理由无外乎此物移动的速度太快。

如此一来，便剩下了两种可能的答案：一方认为那是一头力大无比的怪物；另一方认为那是一艘动力极其强悍的“潜水船”。

然而，这后一种最终得到采纳的假设却禁不住双方的调查。有一点很简单，即它必须要有一台机械装置，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。它究竟是何时何地建造的，造这样的东西怎会无人知晓？怪物之说于是又回了潮。

我抵达纽约时，好几个人视我为专家，向我咨询这个饱受争议的现象。我在法国出版过一套四开的两卷本著作，书名为《大洋深处的秘境》。该书特别受学者圈的青睐，使我成了自然史混沌现象的专

家。大家都想倾听我的见解。只要存在可能，我就竭尽所能地否认它的存在。但很快，被逼到墙角的我必须做出明确的解释。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话：“令人尊敬的巴黎博物馆教授皮埃尔·阿罗纳克斯”迫于《纽约信使报》的压力，亮明了自己的观点。

下面我就摘录一篇我发表在4月30日那期上内容特别丰富的文章：

在逐一审视了各类不同的假设，将其他所有推论摒弃之后，就必须承认存在一种力量超强的水底野兽。

对大洋深处，我们一无所知。声波无法抵达那儿。在这无尽的深渊当中究竟会发生什么呢？有何种生灵居于水面之下一万两千至一万五千米深的地方呢？它们的机体是怎样的结构？我们很难猜测。

不过，我面前的这个问题倒是可以用两难推理加以解决。我们要么对地球上的各种各样生灵了解得很全面，要么就一无所知。

如果我们了解得并不全面，如果大自然仍然对我们保留着鱼类学的秘密，那我们只能承认还存在着一种鱼或鲸，一种新的种属或类别，一种“沙孔状”的生物构造，它们居住的地方，声波根本无法探测，有时候它也会突发奇想，心血来潮，经过漫漫长途浮到海面上来。

反之，如若我们对所有现存的种属有所了解的话，那就必须在已被归类的海洋生灵中寻找这种野兽。这样的话，我也会承认存在一种硕大无朋的独角鲸。

确实，按照某些博物学家的说法，独角鲸就有类似于象牙质地的剑或戟这样的武器，这是一种硬如钢铁的利牙。我们发现有的鲸鱼身上就插着这样的牙齿，那是独角鲸成功击杀鲸鱼后留下的。有的牙齿则是从吃水线下方的船体上费力地拔出来的，船体遭洞穿，犹如钻头刺破水桶。巴黎医学院博物馆就藏有这种防御武器，它长达两点二五米，底部宽达四十八厘米！那好！假设武器强壮十倍，那野兽也必威猛十

倍，再以二十海里的时速游动，用其速度乘以其质量，撞击力就会产生众所周知的可怕后果。

因此，在掌握最充分的信息之前，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海洋独角兽，拥有庞大的体量，备有武器，但不是什么戟，而是装甲舰或战舰‘撞角’之类货真价实的突角，它既有庞大的身形，又有强劲的动力。

我的文章引得众说纷纭，造成了极大的反响，也不乏支持者。而且，该文的结论可任由你去天马行空地想象。人类的头脑对超自然的宏大概念最痴迷。而大海恰恰就是它们最好的载体，唯有那儿才会繁衍生息那样的巨怪——与之相比，陆地上的野兽，不管是大象还是犀牛，全都形同侏儒。汪洋大海将已知最大的哺乳类野兽裹挟其中，说不定还隐藏着人类尚不知晓的硕大无朋的软体野兽，令人不敢直视的可怕的甲壳类野兽，如百米长的鳌虾或重达两百吨的螃蟹！怎么可能？以前，地质时代的陆地野兽，如四足野兽、四手野兽、爬行野兽、鸟类都是照着庞大的板型构造出来的。造物主将它们投入模子内，时间逐渐使之变小。既然地核在不停地变动，海洋却纹丝不变，那为何在无人所知的大海深处，就不可能存留着这些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庞大的活体样本呢？海洋中的一年即地核的一世纪，一世纪即一千年，那为何海洋深处就不能隐藏着这些巨无霸的最后一些变种呢？

我信马由缰地沉浸于这样的梦幻之中，虽然这样做万万要不得！不能再幻想下去了，因为我发现时间正使这些幻想变成了可怖的现实。

美国第一个发表了声明。纽约正在准备远行，以期追踪独角鲸。速度奇快的“亚伯拉罕·林肯”号护卫舰已做好尽快远航的准备。军火库的大门已向法拉古特舰长敞开，他为护卫舰配备了大量武器。

一旦决定去追踪这怪物时，它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艘已做好远征准备的护卫舰全副武装，还配备了威力强大的捕鲸炮，但根本不知

道该往哪儿开。不耐烦的情绪越来越强烈，直到7月2日，有人获悉三周前，旧金山某公司一艘从加利福尼亚驶往上海的汽船，在太平洋北部海域又看到了这野兽。这则消息引发了极大的轰动。法拉古特舰长命令立即启航，一天都不得耽搁。生活物资被搬上了船，货舱里装满了煤，全体船员各就各位。只要点燃锅炉，把它烧热，就能启航了！哪怕半天的时间都耽搁不起！况且，法拉古特舰长也一心盼着启程。

“亚伯拉罕·林肯”号驶离布鲁克林港之前三小时，我收到一封信，内容如下：

致巴黎博物馆教授阿罗纳克斯先生，
纽约第五大道酒店。

先生，

如果您愿加入“亚伯拉罕·林肯”号的远征，美国政府将非常乐意由您代表法国来从事这项考察。法拉古特舰长已备好一间舱位供您使用。

您极其真诚的朋友，
海军部部长 J.B. 霍布森

霍布森的这封信送到之前三秒钟，我尚未考虑过去追踪独角兽，只想着什么时候去西北部勘探一下。读了尊敬的海军部部长阁下写来的这封信之后三秒钟，我终于明白自己的使命，我生命中唯一的目标，就是去追踪这头令人胆寒的怪物，并将之清除出这个世界。

我要将一切都抛脑后，疲惫、朋友、珍藏，全都不顾了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。

我还这么想：“条条大路通欧洲，这独角兽也许会善解人意，将我领回法国的海岸！说不定这头神气十足的野兽会遂我所愿，被我领回欧洲的海域，我带回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象牙质战戟也应该不会少于半米长。”

但到时候，我必须在太平洋北部海域追寻这头独角鲸；这与重返法国的道路恰恰相反。

“孔塞伊！”我不耐烦地喊道。

孔塞伊是我的仆人，这个忠心耿耿的小伙子陪伴我度过了每次远行。他是个忠实的弗拉芒人，我很喜欢他，他把我服侍得也很好。他性格沉稳，做事有条有理，为人热情，对生活中的意外从不大惊小怪。他双手灵巧，什么活都会做。

在与植物园这个小世界里的学者们打交道时，孔塞伊也学到了点东西。他自认就是个专家，对自然史的分类很是精通，对门、纲、亚纲、目、科、属、亚属、种、变种等各个分支类别，说起来头头是

道，但他的知识也就仅止于此。分门别类，这就是他的生活，更多的，他就知道了。他对分类理论极为精通，但用到实际上就不行，我觉得他应该认不出抹香鲸这种鲸鱼类目！不过，这小伙子还是很勇敢且诚实的！

迄今为止，孔塞伊跟着我四处科学考察已有十年。从来没考虑过路途有多漫长，身体有多疲惫。无论去哪个国家，中国也好，刚果也好，哪怕再远，他也会拎起皮箱就走。就像这次，只管跟着走，从不多问。况且，他身体健康，百疾不侵；肌肉结实，处事冷静，好像根本就没脾气，总之，很好相处。

小伙子年方三十，同主人的年龄之比是十五比二十。请大家包涵，我用这种方式来说明自己已经四十岁了。

只是，孔塞伊有一个缺点。他过分拘礼，从来只用第三人称称呼我，着实让人恼火。

“孔塞伊！”我又喊了一声，此时我正手忙脚乱地收拾着行囊。

当然，我对这小伙子的忠心毫无疑虑。通常，我从来不问他是愿意跟我出门远行；但此次远征极有可能会拖得很长，而且还要冒风险，毕竟要追踪的这头野兽能像碾碎核桃那样撞沉护卫舰！即便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，这样的风险也是要好好考虑一番的！孔塞伊会怎么说呢？

“孔塞伊！”我喊了第三次。

孔塞伊出现了。

“先生叫我吗？”他说着，进了门。

“对，小伙子。帮我和你都准备一下。我们两小时后就要出发。”

“悉听尊便。”孔塞伊平静地答道。

“一分钟都不能耽搁。把旅行用具、衣服、衬衫、袜子全都塞进我的行李箱里，不用去数，越多越好，赶快！”

“那先生的藏品呢？”孔塞伊问。

“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什么！原始兽类、蹄兔目兽类、羚羊属野兽和先生的其他骨骼标本都不用管了吗？”

“会寄存在酒店里。”

“那先生那只活的鹿豚呢？”

“我们不在的时候会有人喂养。而且，我会让人把这些野兽全都运回法国。”

“那我们不回法国了？”孔塞伊问。

“如果……当然……”我支吾起来，“不过得绕个弯。”

“先生想绕弯就绕弯吧。”

“哦！这不是什么大事。这趟行程不是条直路，仅此而已。我们要乘‘亚伯拉罕·林肯’号出发。”

“完全听先生的吩咐。”孔塞伊波澜不惊地回答道。

“朋友，你知道，这次事关那头怪物……著名的独角鲸……我们要把它从海洋里清除掉……我这个写过四开两卷本《大洋深处的秘境》的作者只能登船和法拉古特舰长一起走。这项使命虽然光荣，但……也很危险！我不知道船会驶往何方！这些野兽特别反复无常！但我们还是要去！好在我们有个勇敢无畏的舰长……”

“先生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”孔塞伊回答道。

“还是好好想想吧！因为实不相瞒，这趟旅程，有可能有去无回！”

“只要先生开心就行。”

一刻钟后，我们的行李箱都收拾好了。孔塞伊一转眼就打点好了行囊，我敢保证什么都不会缺，因为这小伙子会像整理鸟类和哺乳类野兽那样，给衬衫和外衣分门别类放好。

酒店的电梯将我们送到了中二楼的大堂里。我朝通往底楼的台阶往下走了几步，在向来围满人的柜台边结了账。我要求将装野兽标本和风干植物的包裹发往巴黎，还留下足够的钱用来喂鹿豚。孔塞伊跟着我坐上了汽车。不消几分钟，我们就来到了码头，近旁的“亚伯拉罕·林肯”号的两根烟囱正喷吐着滚滚黑烟。

我们的行李立刻被运至舰船的甲板上。我冲到船上，问法拉古特舰长在哪儿。一名水手将我领至舰楼，一位气色不错的军官正好在那儿，他向我伸出了手。

“是皮埃尔·阿罗纳克斯先生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在下就是，”我答道，“那您就是法拉古特舰长？”

“正是鄙人。欢迎您，教授先生。您的船舱正等着您前下去下榻。”

我转身告辞，让舰长摆弄他的那些设备，便自行前往拨给我的那间船舱。

“亚伯拉罕·林肯”号算是选对了，它极其适合这次新的用途。这是一艘速度极快的舰船，配备了高压蒸汽机，蒸汽可达七个大气压。有了这样的气压，“亚伯拉罕·林肯”号的平均时速就可达到十八点三海里，此等船速已是非比寻常，但若想和庞然大物般的鲸鱼搏斗，仍嫌不足。

舰船的内饰符合航海的要求。我对自己的舱房心满意足，舱房就在船后部，与军官的休息室正好相对。

“我们在这儿会很舒服的。”我对孔塞伊说。

“请先生不要见怪，”孔塞伊回道，“这就跟寄居蟹待在蛾螺壳里没什么两样。”

我留下孔塞伊整理行李箱，自己登上了甲板，想看看船上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。

此时，法拉古特舰长正命人将布鲁克林码头上系泊“亚伯拉

罕·林肯”号的最后几道缆绳解开。法拉古特舰长连一天、一小时都等不及，一心盼着尽快驶向刚发现那头野兽的海域里。他让机械师过来。

“船的气压足吗？”他问机械师。

“足的，先生。”机械师答道。

“起航。”法拉古特舰长喊道。

送行的小船与运输船一直护送着舰船，直到信号船所在海域方才离去，信号船上有两盏灯，指示着纽约航路的入口。

此时已是三点。领航员登上小艇，驶往等在下风处的小型双桅纵帆船处。火力加大，螺旋桨飞速激荡着浪花，舰船沿着长岛黄蒙蒙的低矮海岸行驶，到晚上八点，西北方的长岛灯火消失不见，它便开足马力，在暗沉沉的大西洋海面上疾行而去。